

新小說

第貳年參號

(原第拾伍號)

山火哇蘇頓及里波奈國意



Napoli and Vesuvius Mountain in Italy.

新小說第貳年第參號目錄

光緒三十一年三月

●圖 畫

意國奈波里及哩蘇哩火山

●社會小說……………一

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

第十八回恣瘋狂家庭現怪狀 避險惡母子議離

鄉●第十九回具酒食博來滿座歡聲 變田產惹

出一場惡氣●第二十回神出鬼沒母子動身 冷

嘲熱鴿世伯受窘

●社會小說……………三三

九命奇冤 嶺南將更重編

第十回遇重喪惡棍大遭殃 代和事奸徒快中飽

●第十一回裕耕堂一場惡鬧 區爵與兩次私肥

●第十二回黃千總有意縱強徒 凌貴與親身行

目錄

搶劫●第十三回爵與宗孔雙春兇徒 葉盛簡當
一場敗北

●寫情小說……………六七

電術奇談 東莞方慶周譯述

第十八回聲譽及遠人投身異域 痴情迷惹漢蹤

迹巴黎●十九回啓情書重逢舊侶 訪惡漢細認

家珍●第二十回林鳳美慘中催眠術 預報遠急

走巴黎城

●社會小說……………九七

黃繡球 頤 寶蓮

第一回論房屋寓民族主義 叙天倫動巾國感情

●第二回營觸電激發思想 因看會疑擾病魔●

第三回夢中授讀英雄傳 天外飛來縹緲災●第

四回借風使蓬圖得幸福 隨案了事買到便宜

●傳 奇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
警黃鐘傳奇

祈黃樓主人

第七齣團俠●第八齣督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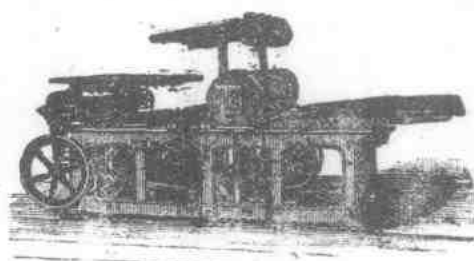
●割記小說……………一五九

反聊齋

女巫●又一則●三老爺●說命●惜字獲報

●附 錄……………一六五

小說叢話



社會
小說

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
我佛山人

第十八回 恣瘋狂家庭現怪狀 避險惡母子議離鄉

我見母親安然無恙。便上前拜見。我母親吃驚。怒道。誰叫你回來的。你接到了我的信麼。我道。只有吳家老太太帶去的回信。是收到的。並沒有接到第二封信。我母親道。這封信發了半個月了。怎麼還沒有收到。我此時不及查問寄信及電報的事。拜見過母親之後。又過來拜見了嬌娘。我那一位堂房姊姊。也從房裡出來。彼此相見。原來我這位嬌娘。是我母親的嫡堂妯娌。族中多少人。只有這位嬌娘。和我母親最相得。他的這位叔父。在七八年前。早就身故了。這位姊姊。就是嬌娘的女兒。上前年出嫁的。去年那姊夫。可也死了。母女兩人。恰是一對寡婦。我母親因為我出門去了。所以都接到家裡來住。一則彼此都有個照應。二則也能解寂寞。表過不題。當下我一一相見已畢。纔問我母親給我的。是甚麼信。我母親嘆道。這話也一言難盡。你老遠的回來。也歇一歇再談罷。我道。孩兒自從

接了電報之後。心慌意亂。這句話還沒有往下說。我母親大驚道。你接了誰的電報。我也吃驚道。這電報不是母親叫人打的麼。母親道。我何嘗打過甚麼電報。那電報說些甚麼。我道。那電報說的是母親病重了。叫孩兒趕快回來。我母親聽了。對着我嬌娘道。嬌嬌。這可又是他們作怪的了。嬌娘道。打電報叫他回來也罷了。怎麼還咒人家病重呢。母親問我道。你今天上岸回來的時候。在路上有遇見甚麼人沒有。我道。沒有遇見甚麼人。母親道。那麼你這兩天先不要出去。等商量定了主意再講。我此時滿腹狐疑。不知究竟爲了甚麼事。又不好十分追問。只得搭起着檢點一切行李。說些別後的話。我把到南京以後的情節。一一告知。我母親聽了。不覺淌下淚來。道。要不是吳繼之。我的兒此刻不知流落到甚麼樣子了。你此刻還打算回南京去麼。我道。原打算要回去的。我母親道。你這一回來。不定繼之那裡另外請了人。你不是白回去麼。我道。這不見得。我來的時候。繼之還再三叫我早點回去呢。我母親對我嬌娘道。不如我們同

到南京去了。倒也乾淨。嬌娘道。好是好的。然而姪少爺已經回來了。終久不能不露面。且把這些冤鬼打發開了再說罷。我道。到底家裡出了甚麼事。好嬌嬌。告訴了我罷。嬌娘道。沒有甚麼事。只因上月下了幾天雨。祠堂裡被雷打了一個屋角。說是要修理。這裡的族長。就是你的大叔公。倡議要衆人分派。派到你名下。要出一百兩銀子。你母親不肯答應。說是族中人丁不少。修理這點屋角。不過幾十吊錢的事。怎麼要派起我們一百兩來。就是我們全承認了修理費。也用不了這些。從此之後。就天天鬧個不休。還有許多小零碎的事。此刻一言也難盡述。後來你母親沒了法子想。只推說等你回來再講。自從說出這句話去。就安靜了好幾天。你母親就寫了信去。知照你。叫你且不要回來。誰知你又接了甚麼電報。想來這電報是他們打去。要騙你回來的。所以你母親叫你這幾天不要露面等。想定了對付他們的法子再講。我道。本來我們族中人類不齊。我早知道的。母親說都到了南京去。這也是避地之一法。且等我慢慢想個好

主意。先要發付了他們。我母親道。憑你怎麼發付。我是不拿出錢去的。我道。這個自然。我們自己的錢。怎麼肯胡亂給人家呢。嘴裡雖是這麼說。我心裡早就打定了主意。先開了箱子。取出那一百兩銀子。交給母親。母親道。就只這點麼。我道。是。母親道。你先寄過五十兩回來。那五千銀子。就是五釐週息。也有二百五十兩呀。我聽了這話。只得把伯父對我說。王姐香借去三千的話。說了一遍。我母親默默無言。歇了一會。天色晚了。老媽子弄上晚飯來吃了。掌上燈。我母親取出一本帳簿來。道。這是運靈樞回來的時候。你伯父給我的帳。你且看看。是些甚麼開銷。我拿過來一看。就是張鼎臣交出來的。盤店那一本帳。內中一柱一柱列的很是清楚。到後來就是我伯父寫的帳了。只見頭一筆就付銀二百兩。底下注着代應酬用。以後是幾筆不相干的零用帳。往下又是付銀三百兩。也注着代應酬用。像這麼的帳。不下七八筆。付去了一千八百兩。後來又有一筆是付找房價銀一千五百兩。我莫名其妙。道。甚麼找房價呢。母親道。這簡是你伯

父說的現在這一所房子。是祖父遺下的東西。應該他們弟兄三個分住。此刻他及你叔叔。都是出門的人。這房子分不着了。估起價來。可以值得三千多銀子。他叫我將來作了價。把房價派了出來。這房子就算是我們的了。所以取去一千五百銀子。他要了七百五。還有那七百五。是寄給你叔叔的。我道。還有那些金子呢。母親道。那裡有甚麼金子。我不知道。只這一番問答。我心中猶如照了一面大鏡子。一般前後的事。都了然明白。眼見得甚麼存莊生息的那五千銀子。也有九分靠不住的。了。家中的族人。又是這樣。不如依了母親的話。搬到南京去罷。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。忽聽得外面有人打門。砰。砰。砰。的打得很重。小丫頭。名叫春蘭的。出去開了門。外面便走進一個人來。春蘭翻身進來道。二太爺來了。我要出去。母親道。你且不要露面。我道。不要緊。醜媳婦總要見翁姑的。說着出去了。母親還要攔時。已經攔我不住。我走到外面。見是我的一位嫡堂伯父。號叫子英的。不知在那裡吃酒。吃的滿臉通紅。反背着雙手。蹣蹣着進來。向

子英道：「你哭先完了你，說着提刀撲將過去，嚇得春蘭哭喊着飛跑去了。我正要上前去勸時，不料他立脚不穩，曾的一聲，跌倒在地。叮當一響，那把刀已經跌在二尺之外。我心中又好氣，又好惱。只見他躺在地下，亂嚷起來，道：『反了，反了。』姪兒子打伯父了。此時我母親、姪娘、姊姊都出來了。我母親只氣的面白脣青，一句話也沒有。姪娘也是徬徨失措。我便上前去攙他起來，一面說道：『伯父有話好好的說，不要動怒。我姊姊在旁道：『伯父起來罷。這地下冷呢。』子英道：『冷死了。』少不了你們抵命。一面說一面起來。』我道：『伯父到底爲了甚麼事情動氣？』子英道：『你不要管我。我今天輸的很了，要見一個，殺一個。我道：『不過輸了錢，何必

子英道：「你哭先完了你，說着提刀撲將過去，嚇得春蘭哭喊着飛跑去了。我正要上前去勸時，不料他立脚不穩，曾的一聲，跌倒在地。叮當一響，那把刀已經跌在二尺之外。我心中又好氣，又好惱。只見他躺在地下，亂嚷起來，道：『反了，反了。』姪兒子打伯父了。此時我母親、姪娘、姊姊都出來了。我母親只氣的面白脣青，一句話也沒有。姪娘也是徬徨失措。我便上前去攙他起來，一面說道：『伯父有話好好的說，不要動怒。我姊姊在旁道：『伯父起來罷。這地下冷呢。』子英道：『冷死了。』少不了你們抵命。一面說一面起來。』我道：『伯父到底爲了甚麼事情動氣？』子英道：『你不要管我。我今天輸的很了，要見一個，殺一個。我道：『不過輸了錢，何必

有了錢便叫
姓可笑

七

這樣動氣呢。子英道：「哼，你知道我輸了多少。」我道：「這個姪兒那裡知道。」子英忽地裡直跳起來道：「你賠還我五兩銀子。」我道：「五兩只怕不夠了呢。」子英道：「不管你够不够。你老子是發了財的人。你今天沒有就拚一個你死我活。我連忙道：『有。』隨手在身邊掏出一個小皮夾來一看，裡面只賸了一元錢七八個小角子。便一齊傾了出來道：『這個先送給伯父罷。』他伸手接了，拾起那刀子，一言不發起來就走。我送他出去，順便關門。他却回過頭來道：『姪哥，我不過借來做本錢，明日贏了，就還你，說着去了。我關好了門，重復進內。我母親道：『你給了他多少。』我道：『沒有多少。』母親道：『照你這樣給起來，除非真是發了財，只怕發了財也供應他們不起呢。』我道：『母親放心，孩兒自有道理。』母親道：『我的錢是不動的。』我道：『這個自然。當下大家又把子英拿刀拚命的話，說笑了一番，各自歸寢。一夜無話。明日我檢出了繼之給我的信，走到繼之家裡，見了吳伯衡，交了信。伯衡看過道：『你要用多少呢。』我道：『請先借給我一百元。』伯衡依言，取了一百元，交

只寥寥幾句
話中有幾多
曲折幾許機
關幾許活潑
幾多變幻想
是從閱歷中
得來

開開一言却
使機關盡露
令閱者自知

給我道。不夠時再來取罷。繼之信上說。儘多儘少。隨時要應付的呢。我道。是。是。到了不夠時。再來費心。辭了伯衡回家。暗暗安放好了。就去尋那一位族長。大。叔公。此人是我的叔祖。號叫做借軒。我見了他。他先就說道。好了。好了。你回來。了。我正盼着你呢。上個月祠堂的房子出了毛病。大家說要各房派了銀子好。修理。誰知你母親一毛不拔。耽擱到此刻。還沒有動工。我道。估過價沒有。到底。要多少銀子纔够呢。借軒道。價是沒有估。此刻雖是多派些。修好了。餘下來。仍。舊可以派還的。我道。何妨叫了泥水木匠來估定了價。大家公派呢。不然。大家都。是子孫。誰出多了。誰出少了。都不好。其實。就是我一個人承認。修了在祖宗面。上。原不要緊。不過在衆兄弟面上。好像我一個人獨佔了面子。大家反爲覺得。不好。看老實說。有了錢。與其這樣化的吃力。不討好。我倒不如拿來孝敬。點給。叔公了。借軒拊掌道。你這話一點也不錯。你出了一回門。怎麼就練得這麼明。白。了我說。非你回來不行呢。尤雲岫。他還說你純然是孩子氣。他那雙眼睛不。

好大題目

不打自招

費心費心

知。是。怎。麼。生。的。我。道。不。然。呢。還。不。想。着。回。來。因。爲。接。了。母。親。的。病。信。纔。趕。着。來。的。借。軒。沈。吟。了。半。晌。道。其。實。呢。我。也。不。應。該。騙。你。但。是。你。不。回。來。這。祠。堂。總。修。不。成。功。祖。宗。也。不。安。就。是。你。我。做。子。孫。的。也。不。安。呀。所。以。我。設。法。叫。你。回。來。我。今。天。且。給。你。說。穿。了。這。電。報。是。我。打。給。你。的。要。想。你。早。點。回。來。料。理。這。件。事。只。得。撒。個。謊。那。電。報。費。我。倒。出。了。五。元。七。角。呢。我。道。費。心。得。很。明。日。連。電。報。費。一。齊。送。過。來。說。罷。辭。了。回。家。我。並。不。提。起。此。事。只。商。量。同。到。南。京。的。話。母。親。道。我。們。了。去。丟。下。你。嬌。嬌。姊。姊。怎。麼。我。道。嬌。嬌。姊。姊。左。右。沒。有。牽。掛。就。一。同。去。也。好。母。親。道。幾。千。里。路。誰。高。興。跟。着。你。跑。知。道。你。到。外。面。去。將。來。混。得。怎。麼。樣。呢。嬌。娘。道。這。倒。不。要。緊。橫。豎。我。沒。有。掛。慮。只。是。我。們。小。姐。雖。然。沒。了。女。婿。到。底。要。算。人。家。的。人。有。點。不。便。就。是。了。姊。姊。道。不。要。緊。我。明。日。回。去。問。過。婆。婆。只。要。婆。婆。肯。了。沒。有。甚。麼。不。便。我。們。去。住。他。幾。年。再。回。來。豈。不。是。好。只。是。伯。母。這。裡。的。房。子。不。知。托。誰。去。照。應。我。對。母。親。說。道。孩。兒。想。我。們。在。家。鄉。是。斷。斷。不。能。住。的。了。只。有。

你這會纔明
白了

出們去的一個法子。並且我們今番出門。不是去三五年的話。是要打算長遠的。這房子同那幾畝田。不如拿來變了價。帶了現銀出去。覷便再圖別的事業罷。母親道。這也好。只是一時被他們知道了。又要來訛詐。我道。有孩兒在這裡。不要怕他。包管風平浪靜。母親道。你不要只管說嘴。要小心點纔好。我道。這個自然。只是這件事要辦就辦。在家萬不能多耽擱日子的了。此刻沒事。孩兒去尋尤雲岫來。他做慣了這等中人的說罷。去尋雲岫。告明來意。雲岫道。近來大家都知你父親贖下萬把銀子。這會爲甚麼要變起產來。莫不是裝窮麼。我道。並不是裝窮。是另外有個要緊用處。雲岫道。到底有甚麼用處。我想雲岫不是個好人。不可對他說實話。且待我騙騙他。因說道。因爲家伯要補缺了。要來打點部費。雲岫道。呀。真的麼。補那一個缺。我道。還是借補通州呢。雲岫道。你老人家贖下的錢。都用完了麼。我道。那裡就用完了。因爲存在匯豐銀行。是存長年的。沒有到日子。起不出來罷了。雲岫道。你們那一片田。當日你老人家置的時

候。也是我經手。只買得九百多銀子。近來年幾不很好。只怕值不到那個價了呢。我明日給你回信罷。我聽說便辭了回家。入得門時。只見滿座都擠滿了人。不覺嚇了一跳。正是

出門方欲圖生計。入室何來座上賓。

要知那些都是甚麼人。且待下回再記。

家庭不能處。故園不可居。所謂茫茫大地。無可容身者。非此之謂耶。

第十九回 具酒食博來滿座歡聲 變田產惹出一場惡氣

及至定睛一看時。原來都不是外人。都是同族的一班叔兄弟姪。團坐在一起。我使上前一一相見。大眾喧嘩嘈雜。爭着問上海南京的風景。我只得有問即答。敷衍了好半天。我暗想今天衆人齊集。不如趁這個時候。議定了捐欸修祠的事。因對衆人說道。我出門了一次。迢迢幾千里。不容易回家。這回不多幾天。又要動身去了。難得今日衆位齊集。不嫌簡慢。就請在這裡用一頓飯。大家叙

可謂見機

叙別情。有幾位沒有到的。索性也去請來。大家團叙一次。豈不是好。衆人一齊答應。我便打發人去把那沒有到的都請了來。借軒子英也都到了。衆人紛紛的在那裡談天。我悄悄的把借軒邀到書房裡。讓他坐下。說道。今日衆位叔兄弟。難得齊集。我的意思。要煩叔公趁此議定了修祠堂的事。不知可好。借軒縐着眉道。議是未嘗不可以議得。但是怎麼個議法呢。我道。只要請叔公出個主意。借軒道。怎麼個主意呢。我看他神情不對。連忙走到我自己臥房。取了二十元錢出來。輕輕的遞給他道。做姪孫的雖說是出門一次。却不曾掙着甚麼錢回來。這一點點不成敬意的。請叔公買杯酒吃。借軒接在手裡。顫了一顫。笑容可掬的說道。這個怎好生受你的。我道。只可惜做姪孫的不曾發得財。不然這點東西。也不好意思拿出來呢。只求叔公今日就議定這件事。就感激不盡了。借軒道。你的意思。肯出多少呢。我道。只憑叔公分付就是了。正說話時。只聽得外面一疊連聲的叫我。連忙同借軒出來看時。只見一個人拿了一封信。

說是要回信的。我接來一看。原來是尤雲岫送來的。信上說方纔打聽過。那一片田。此刻時價。只值得五百兩。如果有意出脫。三兩天裡。就要成交。倘是遲了。恐怕不及云云。我便對來人說道。此刻我有事。來不及寫回信。你只回去。說我明天當面來談罷。那送信的去。了。我便有意把這封信給衆人觀看。內中有兩個便問爲甚麼事要變產起來。我道。這話也一言難盡。等坐了席。慢慢再談罷。登時叫人調排桌椅。擺了八席。讓衆人坐下。煖上酒來。肥魚大肉的都搬上來。借軒又問起我爲甚麼事要變產。我就把騙尤雲岫的話。照樣說了一遍。衆人聽了。都眉飛色舞道。果然補了缺。我們都要預備着去做官親了。我道。這個自然。只要是補着了缺。大家也樂得出去走走。內中一個道。一個通州的缺。只怕容不下許多官親。一個道。我們輪着班去。到了那裡。經手一兩件官司。發他一千八百的財。就回來讓第二個去。豈不是好。又一個道。說是這麼說到了那個時候。只怕先去的。賺錢賺出滋味來了。不肯回來。又怎麼呢。又一個道。不要緊。他